

# 平凡文叢

# 1

本片卷自

1949年

1

期

**1949**

**年**

**第**

**1**

**期**

于教務長乃義 指正

# 平凡文集

葉聖陶題



## 輯一 我們的歌 目錄

關於詩的朗誦(理論).....	夏商周(八)
從魯迅而想到的(雜文).....	藍田(二)
青龍寨(小說).....	蕭笛(三)
雪花飄落的日子(小說).....	秋雲(一四)
九月之歌.....	少陵(十)
街.....	張窗(一二)
山之戀.....	綠田(一三)
街頭小景.....	彭桂蕙(九)
我們的歌.....	高陽(十)
看看報.....	包白痕(七)
我懷念着一個戰鬥的女人.....	征風(六)
橋.....	李放(五)
錯誤(外一章).....	馬驥麟(七)
復仇的火炬.....	立翠(七)
無題.....	一庶(五)
黑暗的王國(書評).....	方我(一八)
編後.....	編者(二十)

生 綠田楊秉武

# 從魯迅而想到的

薩田

(一) 魯迅，這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僅是中國偉大的思想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與革命家；他不但做著青年運動的導師，更成了現在以及未來的人民的燈塔。他的光輝，是永遠不滅的；一次比一次更顯燦爛地照耀著我們，照耀著我們。

(二) 在五卅以前，中國的革命運動是屬於舊民主主義的範疇，為資產階級革命而服務的。但由於中國資產階級級本身不健全，不能開關於外國資產階級主義的啟迪思想與中國復古的封建思想，是並行的。五四以後，中國產生了文化上的左力軍，隨著政治上新生力軍之發展與勝利，它以嶄新的武器向一切舊文化，舊思想展開了英勇的進軍。從內容到形式，新文化都起了極大的革命。在這一連串鬥爭的過程中，魯迅是這文化新軍的長偉大，最英勇，最堅強的旗手。

(三) 魯迅常被「圍剿」中殺戮出來的偉大的敵人。他處在黑暗恐怖勢力的統治下面，自由是沒有的，但他以雜文的形式作戰。「雜文」在魯迅手裏，是一支最尖銳的武器。他不但發揮了這武器對敵人以重創，並且還指示給了我們這階級的階級，來對付這今天的頑固的統治學。魯迅死了，但我們應該從他手裏接下去這遺言，這遺產，配合時代的要求而繼續戰鬥。

(四) 從魯迅的著作，而理解魯迅的精神，思想，是個複雜的自我們鬥爭的矛盾過程。初稿的遺言，也是一種「極端要領」，像是一支尖銳的矛，於是痛自己而整的盾去抵擋。但之後，總究要掛了白旗，向他投降。於是，在他那裏，學哲反政，從他那裏，繳獲武器而得勝利，而更取得勝利。誰要強迫自己戰鬥的高志，而強戰鬥的力量，那末，由魯迅投下「真的事敗書」，而神地到來。

(五) 有人這樣說過：「國方與字都麼難，但如果學會了它而用來侮辱魯迅的書，那就是誇得貴失了」。這雖然，有些實際感出身分的知識份子「被遺流」，「國方與字都麼難，但如果學會了它而用來侮辱魯迅的書，那就是誇得貴失了」。這雖然，有些實際感出身分的

「國方與字都麼難，但如果學會了它而用來侮辱魯迅的書，那就是誇得貴失了」。這雖然，有些實際感出身分的  
在押扎中國人民大眾！請子，雖然這沒有完全解脫；但我們仍以此作我們的座右銘，而服膺它，實行它。俱為「干夫」的命運已決定，永久是我們，和魯迅的命運相連在一起，誰也逃不脫的。  
頭等生的中國，也將在全家繼續魯迅未完成的願望而工作，而奮鬥之下，逐漸地出現了。我們應該拍掌來慶祝它，更應該以行動來迎接它！  
那起手來！革命是我們的！

魯迅逝世十二週年于南京

# 青龍寨

蕭蕭

一隻受到驚嚇的小鳥，牠總眷戀著樹梢，  
棲息過的森林，無時無刻不想回去。

一年後的今天，阿七哥又回到這兒來了，  
當他從縣政府的務房走出來時，頭頂上戴  
了個個的，但此時對頭上這一頂頭飾也  
了，心裏只想着：「反正今天老子不惹  
人了，還是回家去吧！可是老子不是  
犯人，管他娘的，成是空墳子也  
還回去讓誰！」

阿七哥帶着迫切的心情，終於回到背龍山  
的山口，這是一條叫冷水背的獨口子，往東  
順着溝走，裏八里路才到山頂，山頂裏開闢了  
峽山紅，紅谷和往年一樣，山上的松樹  
還是那麼的綠，一點也沒有變，他覺得  
做夢一樣，路上沒有遇到一個婦人，連馬  
也沒有，只有滿溪的水聲和松樹風吹得  
的聲響，聽得阿七哥有些得意。

到山頂，阿七哥的心胸又沉重起來了，  
頭上像戴了腳蹩一草，提也提不起，心  
裏有些想吐，頭昏眼花，最後只得蹲在石  
下來，用手使力的抹臉，吃了吃腦筋，希  
能看個好夢還有的樣子。

「阿七，好麼還有兩搭額，竹林沒有，不  
好，好還有兩搭額……」他總想說一下自  
己，但翻開的空氣，但不可能，眼淚總流  
下來，這道阿七哥又看到一片大火，在  
了。……

阿七哥眼裏都濕透了。

寨裏一向是很平靜的，自東洋鬼和我國打  
仗以後，雖說錢文一天天加重了，而且連  
交米和柴米都公出去，香腸米不產米了，只  
有香腸和米，米季連連到寨裏都有名的，「  
龍船」，每年寨裏要弄一隻香龍船，而收入  
多的錢。

阿七哥曾經過四五次來到修公頂，那兒  
有一二十個不高不矮的「兵大爺」，眼  
睛喝多了似的眼血，每次到這些眼睛，就  
由不住的青白，就寨山上見到的對眼  
眼，有一次阿七哥的眼睛上，連被兵大爺  
眼。

「苗子，爲什麼這些香腸米？」  
「苗子，難道你在山上的時候苗子？聽老  
輩子說，我們是南京天府的人哩！但阿  
七哥終於不敢回嘴，還是沒聲沒氣的  
拿了扁担回山上去了。」

但他們幸好沒有進村，只是走回山後去了。  
太陽落山時，阿七哥趕着驢子和香腸米  
人回寨了，寨子周圍圍得很嚴，一個人  
也沒有，走過本主廟時，只看到黑黑的一  
在天井裏，阿七哥心裏想：「大概出了  
事了吧！把馬拴在廟門外的大樹上去  
見鬼長手腳吧！」

「算了，把老香腸米和官門，何況他們  
有的長手腳……」

「不行，我們要……」

「鬼呀！難道把人燒死就算了嗎？」

在人空中找到了廟裏張大爺，阿七哥急忙

他抱了出來。  
「張大爺，出了什麼事？」  
「出了個子呀！張大爺氣喘喘地說。  
「你快說呀！出了什麼亂子？」阿七哥性  
急地問。

「吃早飯的時候，山下來了幾個兵大爺，  
他們要徵稅，我們寨裏也有幾個姑娘在那  
別弄，於是說：『這些兵大爺要叫她們  
唱調子，而且還要……』所以就叫她們  
，後來兵大爺就放火把軍營起來了，你想  
是多麼容易着火，火燒得嚇人，她們終於  
脫。」

「那，那，那……那寨那家的姑娘去割草呢？」  
他念於知道被燒的寨那家的人。  
「小仙、小月鳳、李小妹，哦！還有！  
還有！算了，你還是回家去吧！」張大  
爺總是支支唔唔地回答。

「還有誰？你說呀！怕什麼？」  
「阿珍，阿珍，阿七哥頭上像給人敲了一  
水，因為阿七哥是他的未婚妻，今天想不  
在內，於是阿七哥要與張大爺，也不再注  
人察覺的爭吵，把馬解下急匆匆往家裏  
一進了大門，寨裏也住得不一，她也不  
知到那裏去了，這也不去，他把她馬  
裏去，到那裏了身上穿的半段，又把阿珍  
裏去。」

這裏不再是被搶劫了，還沒有兩道門就  
聽到一片哭聲，阿七哥心裏一怔：想道：「  
這死了他一命嗎？」

在人空中找到了廟裏張大爺，阿七哥急忙

他抱了出來。

「張大爺，出了什麼事？」

「出了個子呀！張大爺氣喘喘地說。

「你快說呀！出了什麼亂子？」阿七哥性

急地問。

「吃早飯的時候，山下來了幾個兵大爺，

他們要徵稅，我們寨裏也有幾個姑娘在那

別弄，於是說：『這些兵大爺要叫她們

唱調子，而且還要……』所以就叫她們

，後來兵大爺就放火把軍營起來了，你想





# 我懷念着一個戰鬥的女人

征風

我懷念着

一個人

一個在敵方的

像太陽一樣熱情的女人

千佛山

一個在接洽的高原

一個在孤獨的南方

你

你曾經和我在游擊區裏

彈雨燃燒裏

萬山飛渡裏

熬過苦難的人哪

請聽着吧

在遙遠的地方

有一個

瘦瘦的男人

正呼喚着

你這親切的名字啊

你這灰熱的名字啊

五月

我們坐著烏篷船

漂過鄞水

把我們這一羣

送向多難的東江

東江有橋有閣閣

你的臉

你的笑臉的輝煌

指着一條綽號紅

棉的戰線

你的歌聲

就像五月的燕風

你的心啊

熱情得像向日葵

也沉靜得

如那東江的流水

穿過激流

穿過廣漠的野原

永遠奔流着向東

你說：

我的生涯

就像一股

長征的風

是的

我就是征風

七月

荔枝紅了

荔枝香了

我在東江

你在總局

病榻把你絆倒的時候

敵人開始擄誘

騙家

雨過

死亡

這一串強硬的日子啊

我們有一段嗚咽的哀響

你說：

「這是一條江河

我流了河

你想過了河

是的

我依你牽引

磨着地流過了河

我們走着

望着新的希望

守着新的信念

唱着「不是沒有家」

走着走着

走到天藍回

快樂的天藍回轉

九月

田水乾了

田裏打起黃金浪

敵人來了

大膽的敵人

搶擄我們的莊稼

我們戰鬥

我們撤退

我們在河兩岸

我們擊斃着敵人

我們擊斃地流

我們在東寨裏

寒冷的野原裏

每天晚上數着天上的星星

從深夜數到天明

是怎樣

你告訴我

寒冷的早晨

也和我一樣地

打着用奇的故事

戰鬥的殘情

十月

你得了病

你瘦了

你說：「回去吧！」

於是

我們便到了臺灣

——這人間的孤島天堂

可是孤島是寒冷的

天堂是陰鬱的

在、暗的日子裏

又迫來了痛苦煩惱

人們說

我是叛徒

而你也說

我太愚笨

選擇我們無首地分了手

懷舊愛與仇

都編織

又被捲回祖國的激響

像一羣隊伍的山嵐

被遺棄在

寒冷的地方

而今，一切過去了

八年過去了

我在寒冷的高原





# 關於詩底朗誦

夏商周

老前輩們讀書是要把這篇篇的讀，發孩子是自己發時感動不得不了，只可惜別人多數不知這個要點些什麼。

這篇長字把這尾的讀，現在有的說法叫做朗誦詩，不過現在的朗誦詩是要求大家能讀得懂，而且不是坐在房裏，讀給自己不聽的，是要在何種場合都可以拿出來讀給大眾聽的，不但要感動自己而且且能感動眾人的。

從這詩的，把這尾的讀，到現在朗誦新詩者，都要求朗誦第一！這就說明了新詩與舊詩比舊詩要來得更感人的。所以許多人說：朗誦詩是將詩作品的感性重新再燃燃的。

因為這一點，我們說朗誦詩是很重要的。

剛才說過：如今の朗誦詩是要朗誦給大眾聽的，是要求大家聽得懂的，但怎麼聽得懂且是要求聽來感得與朗誦者感得引起共鳴的呢。但怎麼聽得懂呢？

首先我們要談口語化：舊詩裏的句子，在目前社會團體出來是很少人聽得懂的，但新詩裏的一些句子也有朗誦出來，許多人是聽不懂的，這都是因為詩的句子沒有口語化。口語化是朗誦詩底要點的主要條件，要將舊詩生硬的人民的口語編到詩裏面去，嘗試以之而成為俄國的文學家，就是因為他將舊詩人民的語言大膽用在他底詩裏面去，所以我們實在沒有理由將在詩裏面弄字句了，尤其是朗誦詩。

一首朗誦詩裏面如果夾一兩句詩裏面的句子，那麼這詩就讀得魚不少。朗誦詩裏面要做到：我們怎麼說，就怎麼讀，因為這詩所以有人更進一步寫方言詩，只可惜弄了許多夾，中學校晚會上朗誦詩和他性質的朗誦詩會，但這種沒有經過本地方土話來朗誦的，因為我覺得有限朗誦方言詩地方讀的就要。如今大家來讀俄化的詩已經叫得紛紛，我們為什麼在朗誦詩上不由口語而進入方言詩的朗誦呢？

想下知道程度較低的人往往是聽不懂國語的，甚至在本市也有此知即份子還不通國語的，像廣州就是一例。所以朗誦詩首先要求口語化。

其次，我們再談到節拍。我們知道這詩底在底律，把這

節拍就與着旋律而有聲高高低，一首詩的韻拍要表達出來是完全靠朗誦上的聲高高低，音節上的聲高高低又全靠朗誦者底感情表達進去

如今，在音樂上有打節拍的，在朗誦詩上何很少打節拍的，記得有一次在一個大學的晚會上通過一次詩會，那次詩會雖設有指揮打拍子的，雖然不怎麼成功，但有些個的還是讀得好的。

在詩裏面的節拍往往在是相離的，正因為詩裏的感情是豐富的，它不做低高中的節拍容易尋我，所以我們說詩會不盡民話，詩是出民話的進步而有的，如果寫詩的人寫出的詩不盡民話，實在這詩人該極極的。

在如今詩而拍還沒有普遍的被人注意的時候，我們也只從民話中節拍的節拍來看吧！

「廣字仔(廿一)飛過河，  
有聲，討個黃女(廿二)  
毛錢(廿三)討個黃女(廿四)。」

這首民話每行，可以看它四個字，那麼朗誦起來的時候，「廣字半拍，合起來一拍；「河」字一個字是一拍，「飛過」每字半拍，合起來一拍；「毛錢」每字半拍，合起來一拍；「討個」每字半拍，合起來一拍；「黃女」每字半拍，合起來一拍；「女」字一拍。

「毛錢」每字半拍，合起來一拍；「討個」每字半拍，合起來一拍；「黃女」每字半拍，合起來一拍；「女」字一拍。

「毛錢」每字半拍，合起來一拍；「討個」每字半拍，合起來一拍；「黃女」每字半拍，合起來一拍；「女」字一拍。

「毛錢」每字半拍，合起來一拍；「討個」每字半拍，合起來一拍；「黃女」每字半拍，合起來一拍；「女」字一拍。

「毛錢」每字半拍，合起來一拍；「討個」每字半拍，合起來一拍；「黃女」每字半拍，合起來一拍；「女」字一拍。

當時裏面一定有些意好的節拍，我們為什麼不拍這最好的節拍來朗誦呢？

「我們想到朗誦者底姿態。記得有位朋友對我說，在一個追悼會上朗誦的時候，感觸得幾乎要流淚，但在朗誦完，朗誦者底姿態向他的時候，他才看出朗誦者底臉上還有一點悲憤的表情，反對着驕傲的表情，彷彿臉上泛出你看我朗誦得好的神氣。於是我們這朋友說：當時那場上冷得下來……由這件事我們知道朗誦者底姿態對於朗誦會有多大的影響，所以朗誦的時候，朗誦者不可在聲調節拍上專圖聲調高低來表達情感，而且在那裏上也要有甚麼哀痛而怕上表露情感，總之，朗誦者底感情當與詩底感情一致，朗誦者底感情不真而話底態度就不誠懇，那麼一定要怎樣對底感情。

如今一些朗誦詩的人，以為朗誦詩是出風頭的，這是大錯特錯的。

以這種心情去朗誦，實在朗誦上得不到成功，上面我那位朋友說的正好說明這意思。

朗誦者底姿態與朗誦者有很大的影響，而姿態的姿勢以及全身底動作與姿態都有很大的影響。所以有許多人家朗誦詩的時候，朗誦者除了臉部，眼睛等的表情外，還要求其他動作與姿態。但如今朗誦者大多不注意姿態，就有注意到眼睛底姿態的表情已不正確。一個朗誦者底姿態的重要正是一個演說家底姿態的姿態一樣，演說家往往在演說家來演說底時候，詩底朗誦者也是一樣。

所以朗誦詩者底姿態，實在不容忽視的。

以上算是說朗誦詩中怎樣注意的三點，至於怎樣合衆，怎樣取人，怎樣男女輪流朗誦，怎樣化妝朗誦等問題，限於篇幅不多述。

一九四九、四、十二年於蘇大。

每逢五天一次前邊集會日子到來，我總覺得那打開了破舊的舖子上的窗子，讓新鮮的空氣透進來，讓金色的陽光透進來，讓透了污濁的空氣。一把把毛筆握在手裏，掃了桌子，盤子，把鮮花插在瓶裏，把窗簾內的許多精緻點心，一一擺列起來。

雖然在忙一次集會的日子裏，都有人進來翻閱，但一看看到定價他搖搖頭，嘆息，溜之大吉了，很少有慷慨的從錢包內掏出錢來，買上一本或兩本。

有的問他沒有出恨水的一名著。有的問他山伯與祝英台，便不再翻閱的真正的「名著」，就失望的跨出了門了。但我始終拿出激誠等待那泉的耐心等待着，等待着顧客的來臨。

### 街頭小景

彭桂蕊

我坐在店內，望著窗外來來往往，熙熙攘攘的人流，他們有則帶着貨物的疲憊，饑渴的渴感，從上午直到下午，日暮西山時，買東西的漸漸走散了，賣東西的，也一個一個，收拾起貨物了。生意好的，臉上堆着笑容，生意差的，臉孔黑臉，但生意好或壞，却一樣的受到那取錢人的一番挑剔，從他們的言談態度上，無不表現出不勝其煩，與負負本重之感。

人散盡了，留下的一個冷清的街道，是孤獨的城坡，每個舖子的外面，正有主婦或主人，在聚精會神地，打着那顆留下的心，或成碎碎，他們在忙於掃地，或收拾物價的高漲，或嘆息生活的天地太高，或回憶太平盛世時的生活。或談着市井瑣聞。

我也懶懶的關上舖子門，不再看窗外的人流。香阿，那高外街上的人流，像瓦雀閃閃，叫喚聲，像蜂蝶追逐食物，匆匆忙忙，更有花蝴蝶似的青年男女，搖擺着衣襟掛了一個洞，有兜長風扇。

★ ★ ★

# 我們的歌

高陽

當你苦悶的時候  
苦悶的普羅米修士啊  
讓我們唱起

我們的歌

我們的歌  
紅得如火

我們的歌  
熱得如火把  
太陽都照亮

這美好的囚牢哪  
讓我們把鐵鎖  
這苦難的枷鎖

衝破這囚牢哪  
掙脫這枷鎖

這就是——  
我們的歌

(三)

我們想算不出的詩  
我們想唱不出的歌  
我們想磨不出的歌  
我們有結不出地獄

# 九月之歌

(散文集) 少陵

## 一、秋

秋，悄悄地，從蔥蘢的沉悶與陰鬱中假抱裏，就像一個叛逆的少女，帶着滿身青黛與溫柔，翩然飄過了……  
啊！我擁抱着十條痛惡着火山爆發的反抗的靈魂而掙扎啊！  
忘不了你在狂瀾風雨中的掙扎，忘不了你在陰謀壓迫下的掙扎！我記得你，蒼鷹手揮動  
你的手擊擊住了你變強硬的雙足；你，在黑暗腐敗的桎梏中開始詭異，咆哮，奮勇地向險惡在雲霧中的  
輝煌的劇影殺戮……

你沒有被擊斃，沒有被蓋污，你終於回來了！回來了啊！  
而今，我又可定定的望着你開朗的頭頂藍天，凝望着你面如土壘笑的虛假，承受着你  
明淨的秋風而變換；你月夜的眼光是多麼溫柔與熱烈啊！我聽着你痛苦的歡聲！你快樂的歌聲  
那款水的影跨向華麗的人們祝福：「你們們！是救世的導師了！」  
是的，是救世的導師了！可惡的形骸手又放進黑暗地出現了，牠們裏面響着熱烈的老  
鄉們那歡實呀！親愛的秋，祝福我們戰鬥吧！雖然不久我們又將失去了你。

## 二、風雨

日日夜夜，風雨像一個頑皮的詩人，用他低沉纏綿的嗓音，向人們傾訴着他憂鬱與傷感的  
詞句，多令人顛倒神志，多令人迷惘傷感啊！  
可是，我却不喜歡你，我討厭你！你，你這傷人的詩人啊！為什麼老是向我們吟哦你永遠沒有完  
結的企圖令我們沉淪痛苦呢？  
我們迎接從深淵中反抗出來的秋，為我們帶來了希望與溫柔，你却想帶萬物都一天天的腐  
爛，要整個一天天的沉淪了；我們歡唱着勞動人民而歡聲，歌唱成熟的反抗將那爛腐，你想讓秋  
風已飄蕩，草樹也已枯黃了；我們本來來的希望而鼓舞，為未來的戰鬥而興奮；你却套着普  
良的套，將你甘甜的毒酒……  
你的面龐是多麼憔悴了！你的笑容是多麼憂鬱了！你的眼淚是多麼苦澀了！你想更  
自怨自艾麼？！蒼鷹手揮動了！要將你這苦澀！我將歡唱着！我將歡唱着！我將歡唱着！我將歡唱着！  
人！  
我將歡唱着！我將歡唱着！我將歡唱着！我將歡唱着！我將歡唱着！我將歡唱着！我將歡唱着！我將歡唱着！

還是傳統的詩與歌  
還是苦悶的歌曲  
還是彷彿的花來  
還是憔悴的果子呢

亂戰！苦悶  
彷彿！憔悴  
悲觀的都起來吧  
這日子我們怎麼過

(三)  
我們懷念著  
我們的友人  
一個是林肯  
一個是斯德

一個敵我們  
一個和我們的  
一個給黑奴  
解放了壓迫和束縛

誰不要自由的在來  
誰不要唱民主的歌  
只有血和鋼鐵  
民主自由才結果  
總攬呀！民主  
我們就是一把火  
歌唱呀！自由  
我們就是——首歌

顯露的詩人，歌唱反抗農門爭吧！不要老是無病呻吟。我所求你！

### 三、收穫

田野裏很多少女的臉龐一果實都滿了，在九月溫柔的秋風下面斜斜的秋風裏面發亮，就變少女臉龐的顏色在田野地裡起伏呀！

我愛你們歌唱，可敬的勞動人們的兒女！  
你們收穫的是些什麼呀？不是穀粒，不是稻米！那只是你們一家人的血、汗、淚，凝成成底黃色結晶體呀！那只是你們生命這碎片，心血點點滴呀！那只是大人老爺揮霍着及敵人壓迫着你們代他們勞動，而當你們播下了種子，用血、汗、淚去耕耘，而收穫後，却不得不呈獻給他們的統治者呀！

啊！你們的辛勤，只是等於把親生的女兒撫養成人，却呈獻於獸性的畜牲去金鈔呀！  
我愛他們歌唱，親愛的兄弟父老呀！當你們在春天播下了播種的種子，同時也播下了仇恨與反抗的種子呀！就當你們的女兒開始成長，便教她們怎樣去抵抗獸性的侮辱。當九月的深秋，一切都已成熟；你們便可以收穫這高貴的寶貴了！同時也可收穫這紅的深火一般的鬥爭底盡力；而當大人老爺們要來掠奪你們心血點點滴時，就讓你們已長成的女兒被殺佔時一殺，知道怎樣去和獸性去拚殺！

### 四、歌手

我是一面激情的歌手呀！在寂寞無垠的日子裏，我要儘情的歌唱。  
是呀！我多麼愛歌，我多麼愛唱，我多麼愛自己扭此所唱，要自己嘹亮的聲音呀！

是呀！我要在九月的陽光下，唱着我最情的曲子……  
我不愛唱無事的公子小姐談情說愛，我不愛唱秋雨的纏綿悱惻，  
我不愛唱善惡的婦人高聲惡罵，我不愛唱教養的寂寞，秋花的頹廢，像頹廢的詩人無病呻吟，枉伴多情。

我要唱呀！我要唱出我的憎恨，唱出我的詛咒，唱出我的希望與號召，我曾恨那非我的魔手令我們窒息，我诅咒那惡形魔影在我們四周舞蹈，我希望九月的勞動人民收穫的不仅是黃色穀粒，還有火紅的反抗與仇恨的果實，我鼓勵自己與所有有骨氣的你們的侮辱是我們的反抗！  
我要歌唱，不停地歌唱，即使有魔手扼緊了我的咽喉，削去了我的舌頭，逼迫我走進囚籠，我還是歌唱，繼續地歌唱……  
我是一個不屈的鬥爭者呀！在九月金黃色的田野，我要歌唱着走向東方……

(完)

九月之末，寫於南京。

# 憎恨

占姆士史提分斯作

陳淑玲譯

我的敵人已經死去，

我寬慰的審視着你的面；

我的旁辱至遲成個鬼臉，

俯視我衰弱地向他狂注；

但，當我轉身離去，我的敵人，

苦心而粗犷的，對我說：

「一天，當這些已經過去，

當我們所有的苦完全舒出，

我們要彼此相問爲什麼我們要仇恨，

這好像有個神說

使我們互相憎恨。」

他說完，却沒有主題；

等候我的回答；

但我趕快逃避，假使我停留，恐怕

我就會去吻他像吻一個少女。

新自廣州

# 街

張菊

有鎮市的地方有街，繁華的繁華的街，低矮的發臭的街，和歷年不見陽光的街……

街，是鎮市的脈管，是生命的巨大的通沼，是無數追求希望者的墓地。

這兒，有貧窮的希望，像金色的蝴蝶到處飛翔；有那優裕的享福的兒女過着孤獨的閑步踏踏

過市，有孤苦的聲音，奏着二胡，唱出生命的落日，有油鹽鹽，伏着體貼地住沉重的煤車在凹

凸不平的街角前進，嗚嗚的喉嚨發着在街心，打進每個人的心扉。……

我在長江城市，走過許多街，也依體過某些街然而使我感到空曠——無比的空曠，可是

我每天仍然陪着那些人在街上踉蹌着去到我不能去的地方，在這些地方，男人像貪婪的野

女人則是妖嬈的毒蛇，街變成了一層層罪惡的魔障，許多人在其中笑鬧，狂歡，沉淪，我痛

心切地離開城市，離開這些街，然而不可能，於是只得恨這些街，甚至於痛恨自己。

我有好多次帶着十分愉快的心情向寬曠的郊外走去，索隸的原野，銀鈴般的鳥聲使我如醉

如癡，我撫摸每一叢小草，吻着芳芳的泥土，仰首向天空飄過的白雲招呼，向綠意的小姑頰親

切盛問，然而傍晚的時候，我又匆忙的返回城市，走進這幽暗的街。我不得不接受那虛虛的

招呼，說着不相干的話，不脛的恐懼着痛苦我，我懷疑自己的血液裏有強塊的毒汁。

我希望能夠像維也納街頭的琴師，彈自己舊的鋼琴，在古城落日的光輝中，奏出那城市歷史

的悲歌，讓這街上的人從他們塵封的記憶去尋覓現狀的橋樑，我更希望能夠如遠處的喇叭手，

響起響亮的號角，把他們從現實的泥淖引進黎明的光明！……

非面我更幻想，有一天這街上的人都集合起來，他們不再是陌生和虛偽的了，勢窮的男女

擠在街頭，他們將要爆發一種不尋常的偉大行動。這時街上沒有了廉價的幸福寵兒，也看不見

那些油亮的發光的汽車。推煤炭的，不再一個人滿腔的呻吟，而集合了許多同志高舉粗壯的手

臂的陣地，乞丐在平時最受人白眼，這時也擠在人叢裏用希望的目光。那些在街角巷尾的

的風子里揮舞片度日子的遊手四，也穿着便服的隊伍向空中揮舞，露出過止不住的憤怒。顯

光像一面光榮的大旗，和鞭的附在他們身上，一洗多年來累積的污穢，同時街的那面漸漸的出

現了同樣的人語，於是所有的街都變了，從死寂變成活躍，從忍受變成反抗，從長慢變成剛強。

於是，我不再恨街，不再恨這城市，在愉快的歌聲裏爲這改觀的城市祝嘯。

一九四八，在南京。



# 雪花飄落的日子

秋 雲

舊曆十二月下旬。

漫天的白雪，由銀屏山頂，漸漸地降落到里仁邑。一片白得，要沒了大地上的的一切；只有那零星的房屋，升起了一縷炊烟，那永遠響着嗚咽的風聲河，頑強地在白銀幕上劃了一條藍線。

里仁邑，這套的村子，像一個孤僻的老人，縮伏在沉重的雪裏，顯得蒼老而憔悴。……若這裏沒有個人影兒，只有那嗚咽的，以驚厲的哀音，來回環繞的風兒，除在尋找什麼似的。她打發了，她瘦弱的小兒，她的老實實在在的……在這寒涼的天氣下，他們穿單衣，露着膝部，但頭上和圍着羊毛呢呢，他們也有……人，披着披衣，戴着毛笠，圍着圍巾，坐在他們的斗室和裏上，繼續工作下去。

村子的邊上，有一間矮小的茅草房，他那快裏面，已被雪埋得沒了蹤，他就被壓到下去的屋子。隔着一堵有一塊塊不地的土地，草上被浸透的土堆，掛着大塊大塊的結時，霜帶嘩嘩地掉下去。那面草草生出的小尖芽，變成一個拱形的銀藍似的，這面堆積裏裏的草，也變成一個拱形的。

吳的頭髮，也變成一個拱形的。她的頭髮，她的頭髮，已長到六十多歲的太太發，她的頭髮已長白了，領上被浸透的銀藍，顯示出她的辛苦勞的痕跡；她的頭髮，只剩下一三根不相鄰的門簾，以致使他的兩腮深凹了下去。可是他的手脚還是那末健康的，不減於年壯的

人呢？他帶着一身凍地的破舊衣服；繫上帶着一層薄薄發亮的布圍巾，耳朵上戴着一串笨重的銀色的戴金耳環，身上穿着一件單衣，蓋上一張棉綢，裹裹着一件毛織的圍裙，腰間繫著一串腰帶，坐在一堆積火炭，起勁地打着鼓鑼。有時抬起頭來，揮焦灼的臉光，看看外面開天的大雪，無言地呼了一口氣，又低下頭來，在兩隻手掌心上，吐了一口口水，搓搓手，又繼續工作着。一個一歲左右的小姑娘，兩眼淚汪汪地，那棉火上，升起一縷縷的煙，在火堆裏滋滋冒起。那棉火上，升起一縷縷的煙，在火堆裏滋滋冒起。那棉火上，升起一縷縷的煙，在火堆裏滋滋冒起。

「阿媽，你看你圍圍去了這大半天的，怎麼還不到來呢？」老太婆放下才好好半天的草鞋，向着旁邊的小姑兒問。

「姑媽，圍圍上那兒去了？」阿婆兒問。

「你圍上老伯伯家借錢去了。」

「借錢幹什麼用呢？」

「幹什麼用？噢！你們小姑住家一點事也不缺。」「老太婆嘆了一口氣，「你信不信我爹曾到外面去當兵，好幾年沒有音信，自從你一天不如一天，三年來，租的田收不了，真真你這回我錢費老力氣，幫人家做做苦，就在你

開那窮年，天天就是早晨沒錢的，唉！……」她又嘆了一口氣，劈柴吐吐：「還這日帳，自言自語的，似乎不是對誰說，而是對天申訴似的；「三十晚上快到了，幾年過節也應該回回家，祭祭祖先，我也應該吃口玩。可是，家裏沒存糧，沒有米……過年！怎麼辦呢……」阿婆停下了眼睛，看着奶媽的嘴一動一動地說。奶媽勸導着外圍，臉上現出驚人的光彩說：

「唉！你勸我回來了。」阿婆把圍圍過一看，只見奶媽帶着四歲的奶孫，騰地地跑過來了。王大嫂是個三十五六的中年婦人，圍圍的圍巾，包着一塊很高的圍巾，圍圍的圍巾，包着一塊很高的圍巾，圍圍的圍巾，包着一塊很高的圍巾。……一種抑鬱的姿態；但在發亮的圍巾上，現出一種抑鬱的姿態；但在發亮的圍巾上，現出一種抑鬱的姿態；但在發亮的圍巾上，現出一種抑鬱的姿態。

「阿婆，圍圍，圍圍到沒有？」老太婆圍圍的口問。

「圍圍，圍圍到沒有？」老太婆圍圍的口問。







着個開市，原來是一棵大樹被積雪壓倒了。王大嫂像海濤發了大陣似的歡呼起來：「阿媽！你到了山神廟了！」

王大嫂也高興地叫：「阿媽！你到了山神廟了！」

原來那棵大樹是在山神廟旁邊，過午的。過了山神廟，就開始走下坡，再二十多里，就有村落了。

「阿媽！你到了山神廟了！」王大嫂歡呼着，不知不覺地走了。唉！一年中，我休息的氣力，不知我費去了多少！王大嫂覺得有些疲憊，兩腿酸麻，寒冷逼得呼吸也有些不靈，她顫抖地說：

王大嫂覺得有些疲憊，兩腿酸麻，寒冷逼得呼吸也有些不靈，她顫抖地說：

王大嫂覺得有些疲憊，兩腿酸麻，寒冷逼得呼吸也有些不靈，她顫抖地說：

王大嫂覺得有些疲憊，兩腿酸麻，寒冷逼得呼吸也有些不靈，她顫抖地說：

王大嫂覺得有些疲憊，兩腿酸麻，寒冷逼得呼吸也有些不靈，她顫抖地說：

王大嫂覺得有些疲憊，兩腿酸麻，寒冷逼得呼吸也有些不靈，她顫抖地說：

王大嫂覺得有些疲憊，兩腿酸麻，寒冷逼得呼吸也有些不靈，她顫抖地說：

呻吟着。

不知天早晚，王大嫂眼前有些昏花，那路高低不平，她心裏一急，就神志失常似的亂跑着。阿媽！你到了山神廟了！

阿媽！你到了山神廟了！

阿媽！你到了山神廟了！

阿媽！你到了山神廟了！

阿媽！你到了山神廟了！

阿媽！你到了山神廟了！

阿媽！你到了山神廟了！

阿媽！你到了山神廟了！

阿媽！你到了山神廟了！

那右舍的大人，孩子，便都一窩窩地跑來要飯吃。一面吃一面問長問短的，怪現現的，使我們那一天山上的幸苦都忘去了。此外在吃粥時期，你還可以從很多的一些山菜吃，像乾河菜，樹頭菜，咸菜，山蕪菜等，尤其是白豆蔻，白日的，那得滿山滿谷都是，這種菜小孩子們最是喜歡吃的了。當上都是的時候，都要買米到地裡上搥大抱，將米回家來煮吃，味道那真鮮美極了。

到冬天，山被雪蓋和冰封了，每一個山峯都變了白皚皚的，路都給雪蓋沒了。一到山地上，你住在寒風里，多到山裏去做一個工。不過那雪的山也有時使人疑心的深處，那裏藏着白霧，看過去多麼使人有一種恐怖高深的感覺，如果有眼到每一個積雪的山峯去，到那山腳下，那這山神廟裏的積雪，誰都蓋的盡而下，和那世界外的遺棄，至少會使你感到彷彿年青了一些。

朋友！你這說的，我從山神廟來的生活經驗，還多得很！在我的生命山神廟的回憶裏，永無休止的呀！從幼小的時候起，深深的，打靈魂的深處起，他便滋潤着我哺育着我了！

這我不再往下說了因為幾年來我都是像浮萍那一個個的浮萍自己漂着漂着來，有好些日子，那山神廟的積雪是難免引起我的痛，好活在那山的懷抱裏的人們怎樣，還真且留給你想想！

朋友！你這說的，我從山神廟來的生活經驗，還多得很！在我的生命山神廟的回憶裏，永無休止的呀！從幼小的時候起，深深的，打靈魂的深處起，他便滋潤着我哺育着我了！

這我不再往下說了因為幾年來我都是像浮萍那一個個的浮萍自己漂着漂着來，有好些日子，那山神廟的積雪是難免引起我的痛，好活在那山的懷抱裏的人們怎樣，還真且留給你想想！

這我不再往下說了因為幾年來我都是像浮萍那一個個的浮萍自己漂着漂着來，有好些日子，那山神廟的積雪是難免引起我的痛，好活在那山的懷抱裏的人們怎樣，還真且留給你想想！

這我不再往下說了因為幾年來我都是像浮萍那一個個的浮萍自己漂着漂着來，有好些日子，那山神廟的積雪是難免引起我的痛，好活在那山的懷抱裏的人們怎樣，還真且留給你想想！

這我不再往下說了因為幾年來我都是像浮萍那一個個的浮萍自己漂着漂着來，有好些日子，那山神廟的積雪是難免引起我的痛，好活在那山的懷抱裏的人們怎樣，還真且留給你想想！

這我不再往下說了因為幾年來我都是像浮萍那一個個的浮萍自己漂着漂着來，有好些日子，那山神廟的積雪是難免引起我的痛，好活在那山的懷抱裏的人們怎樣，還真且留給你想想！

寒風仍給封鎖着大地……  
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二日，處於雲天。







# 平凡文叢

1

本片卷自 1949 年 1 期